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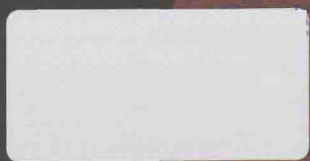
走着瞧

吕胜中著



吕胜中著

走着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着瞧 / 吕胜中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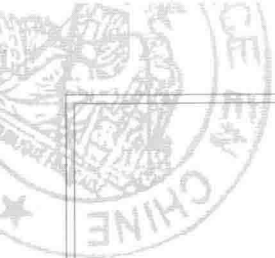
ISBN 7-108-01317-7

I. 走… II. 吕… III. 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840 号

责任编辑 张 琳
装帧设计 海 洋
出 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彩印厂
版 次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序

去你的吧



这些文字很杂，有的是随感，有的是访谈，有的是书信，有的是讲演，有的是日记。最多的是日记。

其实我并没有每天写日记的韧性，平常的日子淡得如一杯清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哪里用得咂摸滋味。写了这些，是因为偶然走出习以为常的清淡生活，去了些陌生的地方——1992年6月以来的这段时间，我先后去国外十几次，参加一些展览或相关的艺术活动。

1992年我四十岁，按说已不是彷徨的年龄，但我绝不敢说我“不惑”。特别是突然闯入一个异样的区域，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新奇，就像一个刚从乡下进城的老农民，眼睛不够使了。实际上，在别人的领地



里真正显得“异样”的恰恰是自己，自己在东张西望的同时，也肯定会受到更多双眼睛的审视。因而我忐忑不安、冒冒失失、大惊小怪、冲动焦急、羞羞答答、恍恍惚惚，对面前出现的一情一势，常常不知所措手足。

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之中，多么希望有一种声音，给自己以检点、调整和鼓励。然而语言的不通、亲朋的没有，一切的困惑只能在心里嘀咕。于是，夜深人静时我打开笔记本，与自己说话了：

问：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想了些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明天要干什么？怎么办？

答：今天……想到……有……明天……就这么办！

每天晚上，我必须进行完如此这般的对话，才能踏踏实实睡下。

检点了今天，也就调整了明日。我渐渐镇定自若；有条不紊、不慌不忙、沉着冷静、不卑不亢、大大方方起来。在纵横交错的迷蒙路上匆匆走着，我靠写写日记使自己明朗。

我的地理知识较差，方位感觉更差，认路的记性最最差。住在校尉胡同老美院十几年，至今还认为老美院的大门朝北。北京城里耳熟一些的地名，我大多数说不准在什么方向。一次和别人一起去图片社冲胶卷，走西单往右拐的路。三天后我独自去取，却骑车

SERVICE
MAR 1994

(1430)
HONG KONG

MIGRATION
SERVICE
17 MAR 1994
DEPARTED
(1712)
HONG KONG

JAPAN
Duration 14 DAYS
NARITA (2)
JAPAN IMMIGRATION

RECEIVED
DEPARTED
17 MAR 1994
NARITA (2)
JAPAN IMMIGRATION

骑到复兴门，找不着拐的路口。下车打听，人家把我当成外地人捉弄，说西单当然在西边，害得我又奔西去转进了好几个小胡同。最后还是警察同志说真话——西单在东。

好在我不爱到处逛，不爱旅游观光，不爱串门做客。出国这样的遥远目标更是连想都不敢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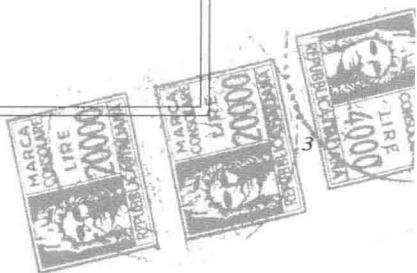
这大概是一种惰性。分析起来，一可能因为中国人“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说这个玄乎了些，我呢，总是暖热了捂熟了一块小地方就不爱挪窝，去别的地儿怕冷、怕生；二可能因为在器闹喧哗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总让我感到自己的多余自己的添乱，很快就找不到多少做人的尊严；三可能因为外面的诱惑很多，自己的定力有限，不如躲着点儿好。能有一个房子住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手头有件事儿做着，烦了有人陪着说会儿话，就挺理想的了。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生命的历程无法回避，要活着，就得运动。老百姓说的“人挪活，树挪死”，大概是最简洁明了的理由。因而，尽管我不善走动，却也得不断地奔走。

越是走，就越觉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越觉得去过的地方太少太少。人一辈子有限的时间里能见到多大的世面呢？

既然很有限，走到哪里就仔细地品味一番吧！让自己与所到之处相互都能留下些记忆。因为这也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一路上费尽了艰辛，更争得不虚此行。





并非想去哪就能去哪。

特别是在人涌如潮的阳关道上，道道关卡是否能为之放行，吃喝拉撒是否能适服水土，囊中银两是否够穷家富路，单薄的身板儿是否可经受长途跋涉。显然，在这些条件面前我很自卑，因之，从来没有争取远行的主动。

说来不好意思。

去国外参加艺术活动，我基本都是依靠外国人提供的经费。花着别人的钱坐飞机、住旅店、吃洋食儿，还做自己的作品，这是何等好事！然而我羞惭。特别是当我知道许多国际性的艺术活动大都是参展艺术家或他们所在国家自己承担自己的开销，而独给贫穷国家的艺术家这种“优惠”时，便更加苦不堪言。

我不是用自己的腿行走。

多像个残疾的卖艺流浪汉，到处摆设自己的艺术，到处伸手接过施舍。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只有尽可能把自己的“艺术”搞得更好一点，去报还掏了腰包的施主。每逢此时，我必定怀疑艺术的高贵。

选择了艺术也正是选择了贫贱，一个来自尚未摆脱穷困之国的艺术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可以实现一个作品的构想，可以有更多的人观看——人家不跟我要钱足矣。

我是用自己的心行走。

别问我落下了什么。

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而走着便不同寻常——

最起码是去了。因而，我珍惜去了的每个地方，我珍惜我走着的每一页记录。

能看见的，仅仅是这点心路上的痕迹。



在东京的地铁车上，我见到一个倒头睡在狭窄排座上的年轻人，他西装革履，像个白领。头上枕着公文包，两脚耷拉在地，随着呼呼噜噜的鼾声，嘴里流着长长的哈喇子。

他太累了，他睡得很香很沉。

车到最后一站，旁边一位好心的老太太轻轻拍他两下，他哼哼两声仍没醒来。

人们都下车了。待会儿车就要掉头开往相反的方向，他怎么办？在这之前，也许他已睡了几个来回；在这之后，也许他还要在自己家与上班公司之间的路上往返几次，直到醒来——朋友叫我不必奇怪，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情景。

但回到旅馆我睡不着了。

地铁睡车人把车变成了卧床，把旅途变成了梦幻，使行走有了具体的意义。而我醒着，醒着的行走有意义吗？记得当时忽然冒出一串这样的自言自语：

在哪里下车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不要下车？

上车也是，

上了车我要干什么去？

下了车我要干什么去？



因此上，
在哪里上车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不要上车？
上车为行路，
还要不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原本在哪里？

地铁睡车人的事叫我又想起陕北塬上的“转九曲”——随着人们在弯弯曲曲充满玄机的灯场上转来绕去。最后出来了，出来的地方还是我进去的地方。

——我这才干了些什么？意义何在？

更令我烦恼的是，假如从此我不再“转九曲”，就从这灯场的出口永远走开，谁又能保证以后的路不再有弯弯曲曲，不再有无为的重复，不再回一个自己的归宿？

——一去不复返的是历史，在历史中周旋的是人世。

由于走着的感叹，我也在想艺术。中国艺术也像我一样漂泊在无常之旅的颠沛之中，我们在茫然中张望，竟看不到哪里有一个落脚之地。

我太累了！我多想往后的路程是歇息。

有一天我终于约来一个朋友，想私下里一吐苦衷。我说：“我有些撑不住了，不想搞艺术了，更不想出去瞎跑了。在家老老实实呆着，想办法挣点小钱儿够吃够喝，就这么老死算了！”

朋友扭头便走，摔给我硬硬的四个字：
去你的吧！

1997年12月12日于东方茅屋

JAPAN IMMIGRATION
入国管理局
Status: 滞在資格
Duration: 10 years
NARITA
JAPAN IMMIGRATION

DEPARTED
NARITA
JAPAN IMMIGRATION

目 录

1/ 序 · 去你的吧

1/ 星星之火

记行日本埼玉——火的起源与神话

21/ 准备好了吗

——有关光州双年展与尹吉男对话

29/ 替身

记行日本东京——第四届亚洲美术展

29 · 和远藤望的通信

34 · 自己跟自己较劲

35 · 回答与回忆

40 · 谈隐说露道真实

44 · 有 - 无之间的模糊

46 · 日本人说的“对不起”

48 · 这人儿真可怜

51/ 所在

记行德国伍帕塔尔——ORT+

63/ 天时地利不如人和

记《盛世太平》的制作

77/ 地平线

记行日本福岡——第四届亚洲美术展

80 · 沙漠游戏

85 · 拒展事端





- 88 · 品味结果
- 89 · 论病诉医讲人味
- 97 · 关于火灾隐患
- 104 · 提到“鬼子”
- 107 · 胡思乱想
- 111 · 两种观众
- 116 · 担待得起吗
- 118 · 纽劳法与奈温的作品
- 119 · 珍惜面孔感谢眼睛
- 126 · 传统文化公园
- 129 · 东土采风
- 130 · 并非馋吃葡萄
- 132 · 知音
- 135 · 神的故里及厕所

143/ 履冰行

记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灵魂之碑

161/ 真仙境

——艺术超越物质世界之外？

169/ 是个好去处

——答罗清奇来信问

175/ “我有病”

记行俄罗斯圣彼得堡——急救中心

183/ 灵魂廉价

记行德国慕尼黑——灵魂商场

197/ NO 中国人

201/ 走西口

记行德国——相互认识·红色列车

- 201·办护照
- 204·三张路条
- 209·很想家
- 212·“台独”之辩
- 214·初次震撼
- 221·弥补残缺面容
- 229·不认账
- 231·姚丹·病者·小红人
- 235·不是不好意思
- 238·文明作态的镜子
- 241·地狱听神曲
- 242·误会餐馆老板
- 245·提牢裤子
- 246·BB机·比萨饼
- 250·为何拒之门外
- 251·西方东方皆有通天之功
- 255·老高打工
- 259·“我要杀了他”
- 265·入境的老妈咪
- 267·贝多芬故居抒怀
- 272·撞破围墙
- 273·浅显“黄祸”
- 275·深刻“情结”
- 277·孤独城堡中的孤独
- 288·画像生意
- 289·寂寞老人
- 289·“尿壶”酒吧
- 294·红色列车访谈

301/ 跋·一段前途



星星之火

记行日本埼玉——火的起源与神话

1996年9月25日

埼玉近代美术馆“中日韩现代艺术展”的参展方案去年底就已寄去。其实提前一个多月就报方案对我来说是很荒唐的事，我不敢向主持人中村诚先生保证这期间没有新的想法产生。原先的方案是在火柴盒里种豆苗，拟题为《寄生》，几经反复之后，现在终于将它彻底否定了。

新方案题为《星星之火》，计划用火柴和蜡制作六十四个中国地图，展出时点火任其燃烧，最后形成各自不同的结果。

计划归计划，还剩下没几天时间，要去克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制作技术问题，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有了想做的心思，成与不成都得先去试试。

首先要制作一个模具可以用来翻制同样大小的蜡的地图，本想用木头刻制成民间糕饼花馍的样子，考虑到蜡融解后容易渗入木

走着瞧
／星星之火



质，冷却后不易出模，决定用铁皮制作。

学生薛中林来做我的助手。我们找材料，又买来铁剪、锤、砧、电烙铁等工具，像个仓促上马的小白铁作坊。

我觉得有点意思。大约因为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到处都堆满了干柴，一经点燃，它便可以烧遍大半个中国(大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96年9月26日

昨晚试焊接不成。以为电焊烙铁瓦数太小，去商店换1000瓦的，也不行。去街道上的一个电器修理部询问原因，说是焊锡膏不好，要重新买。下午再试焊，总算凑合着粘上了。晚上融蜡倒进去，却四处渗漏。薛中林建议明天去找专业的模具厂制作。

世界已经在向着全球化时代转进，人口最多、领土最大的中国也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时代新语汇的辞海里，有了“国际惯例”、“接轨”等诸如此类的口头禅。嘟哝着这个，刚从沉沦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打心里乐了——无论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还是毛泽东吟诵的“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文化转型，这才实实在在地降临在我们面前。邓小平亲手播下的“改革开放”火种一碰上老百姓积攒的干柴，呼啦一下子着起来了。……

1996年9月27日

薛中林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快倒闭的老牌模具厂，说是能做这种东西，但要国庆节以后才能交货。太晚了。又找了一个常在街上焊补铁盆铝锅的老头，说是明天就可以做好。

去买大批的蜡、火柴，起码应做出三十块来，否则到琦玉以后做不完。

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令人惊异的。首先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从十年前的“万元户”到前些年“大款”，又从“百万富翁”到什么“亚洲首富”，不管是实心蛋还是泡沫却敢于甩了出去。市场经济给了人们争取美满生活的主动性和可能性，也将随着与“国际接轨”而面对没有国界的交易系统。火，烧起来了，

烧灼了中国百姓习惯成自然的原有生活方式，撩拨着人类原始的利己贪欲之心。于是，风催旺火的辉映之下，良心的夜明灯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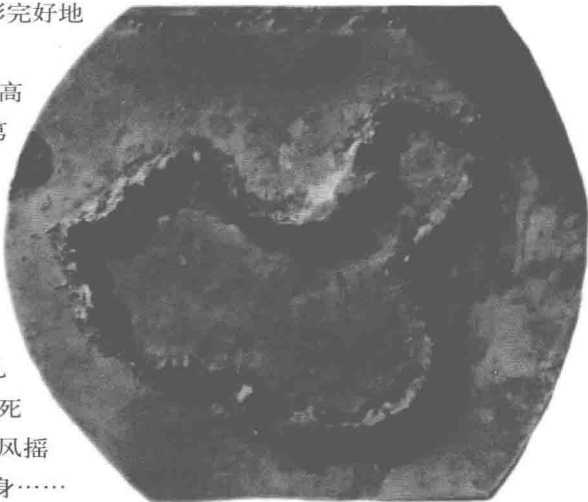
1996年9月28日

补铁锅的老头给焊接好了，比我们自己弄得结实一点儿。开始试制第一块“蜡地图”。我先在模具里面涂上一层油，以防与铁片黏合太紧冷却后难以出模；然后将融化的蜡倒进模内，再投入火柴；表面凝固后放入凉水盆内加速冷却；将模具取出翻身轻轻拍打，蜡的地图形完好地倒出来了。

我们两人都很高兴，但没有继续做第二个，先放在水盆中试验点燃效果。地图漂荡在水面，刚刚燃着的一个小火苗，叫人颇感艰辛地扑闪着，一会儿奄奄将息，一会儿死而复生，一会儿随风摇曳，一会儿舒展腰身……

这时候很安静，我被它吸引了。

热情一旦燃烧起来是无所顾及的，中国人也随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火速上升而陷入价值观念的失落与混乱之中。一贯羞于谈钱的文化人也可以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当作雄辩推向学术的桌面；新闻舆论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以愤怒的声调谴责一起又一起没有酬金见死不救的事件；贪污侵吞、抢劫银行、挖掘祖坟、拐卖人口已成了可能随时发生在你身边的平凡故事……文化的核心——道德的水银柱崩溃了，而疯狂的人们已顾不上抬头看一眼已降临在面前的危机。当然，火着起来，是不



能扑灭的，因为火里面有陈腐，火里面也有希望。……

1996年9月29日

试烧的效果很好。昨晚我又做了第二个并把它用一张白纸托住漂在水面上试烧，这样可以避免融蜡与水直接接触而制约燃烧与流淌的任意状态。结果很理想。

今天开始正式制作，刚有点得意春风，却又遭秋霜一场——模具坏了。补锅老头也偷工减料，他用电气焊只间隔点了几个点，固定一下位置，其他地方用电烙铁，形成假焊的地方很多。接缝之处往外流蜡不止，而且越来越厉害。我们采取了些土办法重新修整，终于可以凑合着用。工作到很晚，才成功十个。

埼玉美术馆中村先生来电话，说我原方案中的“十”字形立体木台已制作好，用去了十八万日元，这笔钱是制作预算经费的五分之三。他说如改新方案的话，超支经费将由我自己负担。我认为这不合理，因为有关经费使用问题在文件中写得很含糊，况且用十八万日元做一个木台的事应该与我沟通。我说如果经费不够的话就不参加展览了。

晚上中村先生又来电话，说是计算了一下，大约剩下的经费买六十四个玻璃碗差不多够，买其他材料需要钱再想办法等等，希望我一定去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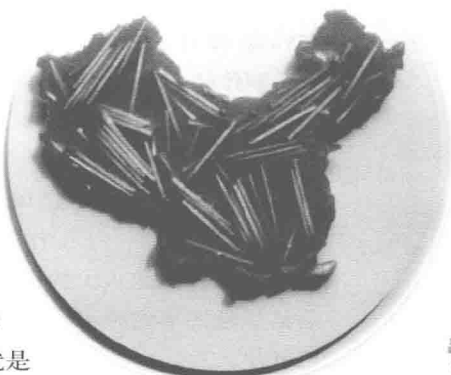
当我们以自我圆满的口吻把价值观的失落与道德滑坡说成是文化转型期的必然现象时，诗情画意为我们的憧憬展开幻象——相信在火的烟尘弥漫中，会飞出“涅槃”的金凤凰。

中国的版图之形，怎么看都有点像一只褪了毛的烧鸡，我曾沿着地图形的国境线稍加添饰画成一只昂扬的雄鸡。中国人善于想像，早在图腾时代就把对鸡和其他鸟类的崇拜归纳成一只虚幻的凤凰。凤凰是王者之鸟，然而，“落地的凤凰不如鸡”——这只褪了毛的实实在在的鸡在过去与未来、前进与后退之间的火堆中彷徨、挣扎、熬煎。它是否会经受不住灼热，而陷入更深的灾难——成为大腹便便的世界多元美食家们桌上的一道“文化便餐”？……

1996年9月30日

取机票。继续制作，进展顺利。

台湾与海南问题需要解决，这两个地方在模具上没法整体制作，因而就以手工捏成，然后用火柴棍儿与大陆连接起来。薛中林开玩笑说：台湾问题真麻烦，我们不要它算了！我说：有两块璀璨的明珠点缀一下倒显得丰富些。就是担心一根火柴棍难以将火引将过去。



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繁荣升平的景象。男歌星在声嘶力竭地要求“抱一抱”，女歌星在挑眉勾眼地答应“让你亲个够，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在文化搭起的台子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堕落”讴歌成“弘扬”，掩盖着不学无术的官场文化操纵者浮肿的脸庞。泼皮无赖市井混混儿戴上一副眼镜突然变成研究部门学术带头人，奴才甚至用不着弄份学历证书就可以充当人才。正经的文化人呢？那些看破红尘的不是进山而是下海；那些虚无颓废的只能在调侃一切中获得自我快慰——“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不是小说。我读书时有一个同学老许，为人厚道随和，善解人意，总是替同学排忧解难，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毕业分手没多长时间同学再聚，先是有人说起往日的故事：“……老许——好人！”老许显得浑身不自在；又有人说起同窗之间的相处：“……老许——好人！”老许面露愠色；再有人说起刻骨铭心的印象：“……老许——好人！”老许已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我不是好人——从今几个谁再说我是‘好人’，我×××！”大家都不再说，沉默中品味着“好人”在这个时代确实的意义。能够苦守初衷的还剩下几个？他们的责任感正义心随时都得提防假模正事儿的手把它揉搓几下或独断专行的脚把它蹂得粉碎——就靠几具弱不禁风的瘦骨，来支撑沉重的文化命运？

——满目尽是乍富起来的穷人们忘情纵笑的欢颜……